



拔萃
羅山文集
八

增
775
80



門曾
775
卷 80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

隨筆一八十條



林子詣阿彌陀堂或詰之曰子酷排釋氏今何也
 林子答曰昔者或問于醫問先生曰尹氏為母
 日誦佛經一卷朱子錄而識之何如先生曰尹
 氏篤厚之人不違母之遺言故朱子取之然亦
 尹氏之所以為尹氏耳使程子之母信佛必能
 諭之於道矣如其不從亦若尹氏之母恐亦別
 有處置不但如是余亦慕尹氏者也乎他日不
 但如是別有所置今日之事則所以林氏之子



之爲林氏之子而已矣他日不但如是必慕程子也然則別有處置

珠藏澤自媚玉韜山含輝大丈夫不可無此蘊藉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大丈夫不可無此襟
懷振衣千仞罔濯足萬里流大丈夫不可無此
氣節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大丈夫不可無
此度量余睹諸知庵處故表出而書之余想已
是大丈夫有德之稱也何無此四事乎宜作男
子而可也

林子隱几而坐浴人或問退之子厚之爲文意林

子對曰共是原於六經曰請益曰凡爲文者不
本乎經則駁雜而已何足觀之乎韓進學解云
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聳牙春秋
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
太史所錄子雲相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
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柳谷韋中立書云本之
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
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
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象之
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

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公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文也後世言文章者以韓柳為宗而韓柳之所以為韓柳者以此雖然二子共不免駁雜之弊何哉以其雜於雜故也且韓退之儒者也柳宗元不儒者也何哉以攻乎異端之與排於異端之故也然則於文何執也於二者之間而折中之專本之道而不駁雜而後可乎

太史公陳涉世家今亡亦死舉大名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此十五字中疊用四死字漢書因之陳后山談叢高烈武王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與其事至而死不若言而死此十九字中亦疊用四死字余想后山步驟于太史公者也

太史公陳涉世家載傭耕之事有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之句漢書因之范曄後漢書班超傳載傭書之事有小子安知壯士志哉之句其體相似而范劣焉

慶長六年春余就東山僧十如英甫見文選文選者梁昭明太子蕭統所編而李唐李善已下六人之所註也摠計六十卷余一日一卷逐一周

覽纔六旬日而畢其文上自周末秦漢下迄魏
晉宋齊梁多載焉讀之而知李漢所謂後漢曹
魏氣象恭恭司馬氏以來規模蕩盡之言不食
也

孟子曰涕泣而道之也親之也王昌齡別李浦之
京詩故園今在灞陵西江畔逢君醉不迷小弟
鄰莊尚漁獵一封書寄數行啼白居易江南送
北客因憑寄徐州兄弟書詩故園望斷欲何如
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
一封書二首共相似幾乎孟子之言也

漢書高祖紀南陽舍人陳恢見沛公曰臣聞足下
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
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守乘城今
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
隨足下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
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
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閉門而待足下
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史記已如此朱子
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詞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
者八其七皆不可去唯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削

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入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
簡而勢順又溝洫志哀帝時賈讓治河策云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
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
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
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
阨如此不得安息洪景廬曰凡五用石隄字而
不爲冗複非後人筆墨畦徑所能到也余謂賈
讓之策如讀禹貢導水章故知其優乎恢所謂
足下者也景廬爲昌言

世傳管相公遭譖之西州也作詩曰離家三四月
落淚百千行萬事皆如夢時時仰彼蒼此則唐
詩人杜甫之作而公亦偶同耳

雲谷老人編楚詞後語率無答之舊而載者韓
有復志賦閔已賦柳有賦柳有懲咎賦閔生賦
夢歸賦韓有訟風伯柳有招海賈韓有弔田橫
享羅池柳有弔屈原弔萇弘弔樂毅韓有琴操
四篇柳有乞巧憎王孫二子之於騷如此所謂
下逮莊騷也參之離騷也不虛也羅氏曰韓柳
相若者韓之平淮碑柳之平淮雅韓之進學解

柳之起廢答韓之送窮文柳之乞巧文韓之與
李翱論文書柳之答韋中立論文書韓之張中
丞傳叙柳之段太尉逸事是也其外甚夥柳不
若者則韓之原道佛骨表毛穎傳韓不若者則
柳之晉問封建論梓人傳信文章之二大家也
韓難在于柳之上柳不在于韓之下共以文相
上下者也

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其文首引書次引詩凡稱
詩曰者十數餘其次引春秋統其所書災異之
大綱又其次引易其卒之以詩書所稱之事結

之又以上之所云云者其一一篇悉引經以爲之
言古人謂之傑然者宜乎哉韓昌黎上宰相書
始引青青者莪之詩中引孟子而羽翼詩之言
終引洪範而又道破之其卒之以三者之所云
云者然至若其引詩則韓窺劉之一斑而已

陳長方曰柳子原作序皆平平惟送僧浩初一序
真文章之法余讀之曰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
病余嗜浮圖言嘗余與浮圖遊曰吾之所以嗜
浮圖之言以此曰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此序
之二以此之語余竒之恠之老子道經孔德之

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蓋以二字結之於是乎知子厚之本乎老子也余頃日見酉陽雜俎唐臨淄太常少卿段成式撰其自序曰夫易象一車之言近於恠也詩人南箕之興近乎戲也固服縫掖者肆筆之餘及恠及戲矣侵於儒矣若詩書之味太羹史爲折俎子爲醯醢也炙鴉羞醜豈容下箸乎固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說之書也成式學落詞曼未嘗覃思無崔駰真龍之歎有孔璋畫虎之譏飽食之暇便錄記號酉陽雜俎凡三十篇爲二十卷

不以此間錄味也余亦獵之則仙佛恠異之事皆是已於是乎不可不掩卷而嘆也子不語恠故余亦言之而已

漢書賈誼上疏文帝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畧曰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可爲流涕者可爲長太息者結之曰可痛哭者是也次結之曰可爲流涕者此也其卒也結之又曰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劉向稱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又蘇軾上神宗皇帝書曰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結之

曰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次結之曰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其卒也結之又曰臣之所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朱子稱論青苗只是東坡說得有精神言議論得實也學者宜見漢書所載與東坡奏議集而知焉

秦誓曰除惡務本隱公六年左傳曰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莠夷蕪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經傳之煩簡如此後漢書范滂曰農夫去草嘉穀以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此亦本于茲也

林子曰春秋者左氏爲史學而知其事實也胡氏爲經學而求其義理也則雖未至乎幽遠深邃而又粗可明矣雖然亦公羊穀梁匪可廢之藤州鐔津僧契嵩文集有非韓三十篇首非原道佛骨表等林子見之曰亦非也著非非韓何難之有嵩者所謂嵩明教也

漢書文帝徵賈誼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前席者言漸促近誼聽說其言也後帝崩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

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
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產重服以
傷生吾甚不取繇是觀之文帝之於賈生之言
有所係乎語曰速朽而已神無所不之之謂歟
漢書淮南王安高帝之孫而厲王之子也為人好
書鼓琴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
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
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武帝使爲離騷傳且受
詔日食時上其後竟叛覺安自刑國除又河間
獻王德景帝之子也母栗姬脩學好古實事求

從民得善書必爲好寫與之留其真是時淮南
王安亦好書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
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
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
毛氏詩左氏春秋博士修禮樂被服儒術造次
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而游武帝策問其對
文約指明立二十六年薨中尉常麗以聞曰謚
法聰明睿知曰獻且謚曰獻王其後子孫繼繼
王莽時絕班孟堅稱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
百數率多驕淫失道又曰夫唯太雅阜爾不群

河間獻王近之矣。林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淮南、河間所好同，而所行異也。夫所謂淮南子者，誠是謂之異端，亦可矣。然則學者宜惡雜書，而喜五經四書，不則不免無淮南之弊。若又舍經書而讀它書，則不可有河間之名，是則淮南之所以為淮南。河間之所以為河間，而所以所好者同，所以所行者異也。以淮南之流，真乎萬年為戒，以河間之傳，芳乎千載為慕。二者何乎我道與異端也？學者念哉！念哉！雜書尚如此，而矧近代之佛書乎？

頃年為易專，以王弼注為本，以孔穎達疏為佐。且引啓蒙為之指畫者，比比而然。林子曰：程夫子曰：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朱夫子曰：王弼周易巧而不明，兩夫子之言已如此。且夫啓蒙者，朱子補邵子說而作，故與王注孔疏相反，可知唯宜熟讀程傳朱本義，而後言易則可乎。學者不可不思。

國語載季桓子之糴，羊會替之。大骨陳庭之楛矢，皆問孔子。孔子為之辯。家語載楚王之萍實，齊侯之商羊，孔子知之。又桓山之四鳥，顏回知之。

柳子曰取辯巨骨楛矢以爲異其知聖人也亦外矣余於萍實等亦云

或問子不語怪力亂神者然乎曰然也罕言而已曰何必不語之乎書載高宗彤日越有雉易稱龍戰于野其血玄黃季桓子穿井得土羊仲尼辨以木石水土之恠然則子不語怪乎孔子之勁能扛國門之關不啻口言而已身自爲之乎春秋二萬言皆表周諸侯攘奪之事也且書曰王室亂然則子不語亂乎易大傳曰陰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爲言也禮曰鬼神

之爲德也盛矣乎然則子不語神乎孔子之不語焉者非絕不言也慎言也庸儒不明仲尼之意絕言於四事者可笑矣曰善乎汝之問焉是吾公言之秋也夫飯也者正味也珍者也者異味也故揚雄曰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愚覩其識道也故子所言者詩書執禮是也子不語者怪力亂神是也故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所以者何飯也不可一日不食詩書禮也不可一日不講異味也終

年無之可也。有之不常矣。惟神也。終年不語而可也。語之不常矣。故柳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矣。惡能窮物，惟之狀哉。且夫扛關土年之事，不見於經，不足以爲信也。是必誣聖人也。雖然，當言無不言，當斷無不斷，是以春秋書災異、戰伐、易禮、論鬼神，不得已而及之，則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解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故常言仁義禮智，不語怪力亂神者，聖人以理之正與非理之正故也。故朱夫子曰：惟異勇力悖亂

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我道不語之，佛氏常言之，其相反不可同年道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常也。故不得已而當當言之時，而何不言之，是常未之有也。佛氏則裘則雖夏裘之，若葛則雖冬葛之，飢渴亦如此，是豈理乎哉。故知儒者語之時者也。佛者言之偏者也。時也者，可以語則語，不可以語則不語，偏也者，非常言而已，不可言則亦言，是則雖夏裘之冬葛之，雖渴飲之飢飲之之類。

也我則反是是則時與偏之辯也故余答曰然也罕言而已問者曰謹聞命矣

林子曰仁德皇帝者有文王之資有伯夷之行我朝之賢君也下視延天之時則仁德之風安在哉

凡作文則一字之爲主者往往有焉韓退之送孟東野序主鳴字一篇之中有四十鳴字陳后山思亭記主思字一篇之中有十三思字歐陽永叔醉翁亭記也字二十有一蘇子瞻酒經亦也字十有六蓋同法也共是文詞之冠冕也

柳宗元罷說一篇才一百三十字曰楚獵者吹竹爲羆之音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爲羆之食也此主張自不善內而恃外六字來矣陳師道罷說一篇才一百十有八字曰晉獵人以五犬逐一羆羆力長於用犬犬捷巧於用小羆德犬殺之困于羆也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羆小羆之謂矣此地步自憂心悄悄愠于羆小八字出矣是皆指斥譬喻之文法乎或曰柳劣陳優

戴叔倫詩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爲愁人留少時秦

少游詞柳江幸自遠柳山爲誰流下瀟湘去用
叔倫意高適詩巫峽啼猿數行淚衡陽歸鴈幾
封書交趾王詩衡陽鴈斷三千路巫峽猿啼十
二峯亦用適意或曰戴高既說盡了秦七交趾
含不盡之意可謂換骨也

東山詩僧瑾雪嶺見蔡蒙齋聯珠詩格曰此是不
詩格唯字格也夫一首之句法謂之格今也斯
集無之唯一首中字眼或一二三字等采載焉
宜言字格不宜言詩格名詩格則戾哉余聞諸
九禾師

春秋莊公六年冬齊人來歸衛俘左氏曰冬齊人
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杜預謂公羊穀梁經傳
皆言衛寶此傳亦言寶唯此經言俘疑經誤俘
囚也余意之其後讀尚書至乎商書序有言曰
湯伐三股俘厥寶玉孔氏傳曰俘取也余於是
乎以爲經所謂俘者非誤也左氏曰寶者蓋釋
俘也杜預注非是其後見胡氏傳則與余昭合
於是記之

林唐翁曰經變爲史自左氏始執史筆者必來取
法於是乎司馬遷據之而纂史記於是乎班固

踵之而撰漢書於是乎范曄繼之而編後漢書
爾來愈多而愈興然遂無前史之風味其後直
慕春秋取法者朱子之綱目通鑿而已

趙岐孟子題辭曰論語五經之輶轄六藝之喉襟
陸放答穆宗曰論語六經之菁華程子曰論語
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因此言之學
者時習之哉時習之哉

孔安國治尚書爲之傳毛公治詩爲之傳王弼治
易爲之註何晏治論語爲之解林子曰孔瞻而
拙毛醇而畧王巧而暗何樸而粗獨唯毛公得

詩人之興詠故彌爲毛詩學者宜宗毛傳至乎
鄭箋則恠誕有焉若欲知聖人之心則只是幸
有程易傳朱詩集傳論語集註蔡書傳之在也
學者宜參看之折中之繫沉書傳亦本乎朱子
故至乎程朱聖人之心粲然著矣

昔日本武尊之征東也神功皇后之征西也本朝
之義戰乎其於如何

源判官義經行關東辨慶等從之路次店店主老
爺老媪也見其九子慶曰多乎哉曰爺子六人
媪子六人合作九人慶不解告義經義經曰然

也有之爺未娶媪未嫁爺之已前共有子三人
合作六人已娶已嫁之已後生子三人又合作
九人父母有異同故也慶聞而領之一日友人
或與余談及于此因取毫偶記之予以爲古之
絳縣老人之流乎

余頃者與涸轍齋祖博等聞尚書孔氏傳乎東山
僧梅仙梅仙父宗二聞之清原儒者給事中宜
賢是以宗清家云余讀周書大誥大誥者周公
將殺反逆之三監淮夷而以大道陳之所告于
天下者也其后見漢書翟義傳王莽依周公而

作大誥與尚書模擬者也烏乎周公王莽豈啻
千里萬里之異乎忠孝之人未有讀之而不爲
之酸鼻寒心者矣余見之則非只然而已文辭
亦然

易之乾卦坤卦書之堯典舜典詩之周南召南是
皆三經之地步也學者不可不念哉

成十四年左傳華元曰鄙我亡也伐我亦亡也亡
一也哀六年左傳楚子卜戰吳不吉卜退不吉
曰然則死敗師不如死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
其死讎乎史記漢書陳涉傳今亡亦死舉大計

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其末云成死者固什六七
且壯士不死則已死則舉大名耳僧珍藏叟云
史記左傳文章亂道好不亂道亦好

林子曰讀後漢書者知有前漢書讀前漢書者知
有史記讀史記者知有五經五經則不也於春
秋不知有詩於詩不知有易於易不知有書是
所以經史有變乎

韓文公曹成王碑記其戰功云王與賊暹暹鋒蔡
山路之剽斬之黃梅大鞞長平鏖廣濟掀斬春
掀斬水撥黃崗筴潢陽行跣漢川還大膊斬水

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
皓階光化括其州十抽一推解者謂此碑造語
法子雲也余見漢書所載揚雄賦却無如此之
異字豈以奇字之故乎抑亦言詞相似乎後漢
馬融傳載廣成頌緝猓蹠銳特肩胆完羝撫介
鮮散毛族桔羽群扔輪梧轆獸猿禽督獄鬻熊
祛封狝輕鈔繞悍尾蒼雌椅玄猿拍颯拂游
光枷天狗緹墳羊滅短狐籍鯨鯢用奇字之法
學者見焉

國俗謂黃昏為王莽時言晝前漢夜後漢也以日

氣已沒夜氣未萌故也然則名王莽時也當哉
班固贊所謂紫色蠅聲餘分閏位者不正也亦
相似

林子曰我聞諸私淑父者某人言曰不讀四書
五經則不謂讀書若謂曾讀則駭雜而已

余讀漢書而後知董仲舒爲醇儒據賈誼孔墨之
語則與董子懸隔董知道乎賈未見道故程子
曰漢儒之醇者無董仲舒若

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又曰仲尼之門羞稱五
伯與子思孟子暗合

漢書班嗣雖俗儒術然貴老莊之學桓譚欲借其
書嗣報曰今吾子已貫仁義何用大道昔有學
步於邾鄆者曾未得其鬚鬢又彼失其故步遂
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林子曰若因是
言之則班嗣不知道仁與道爲二是乃老聃之
見也豈爲知道

班固漢書古今人表曰傳曰堯舜禹稷尚與之爲
善則行鯀讎兜欲與爲惡則誅可與爲善不可
與爲惡是謂上智桀紂龍逢比干欲與之爲善
則誅于莘崇侯與之爲惡則行可與爲惡不可

與爲善是謂下愚齊桓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爲善可與爲惡是謂中人故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因茲以列九等之序云九等者聖人第一上上人第二上中智人第三上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下中愚人第九下下孟子稱性善荀子稱性惡揚子稱性善惡混韓子稱性上中下性五情七荀揚韓不知性者也孟子獨盡矣林子曰韓退之原性本乎班固人表焉

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

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曰性善然則孟子擴充於繫詞中庸之旨也荀況揚雄韓愈之徒何足與語哉

謂根父之子曰孝謂惡子之父曰慈謂犯兄之弟曰悌謂拒弟之兄曰友是余之家訓也謂夫婦曰別謂朋友曰信謂爲人曰忠謂爲己曰學是余之家語也

洪文敏曰易所稱魚皆指巽也羊皆指兌也於姤中孚夫歸妹等可見之

林子曰若觀王者之師則有周易師卦在焉何煩

乎見武七書哉是乃王霸之辯也若論王者之道則有孟子七篇在焉何勞於學縱橫家哉是亦王伯之辯也故仲尼之門不稱桓文之事而而況於其下者乎

閔二年左傳冬十二月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浴氏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御戎其所歎八十餘言而詞義五轉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第一故敬其事則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第二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衣之龍服

遠其躬也佩以金玦棄其衷也第三服以遠之時闕之第四龍涼冬殺金寒玦離胡可恃也第五轉其宛轉有味皆可咀嚼又襄九年傳夏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一轉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二轉體仁足以長入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三轉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正已上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

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
而姦不可謂貞四轉有凶德者隨而無咎我皆
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已上必死
於此弗得出矣應文又昭十二年傳南蒯將叛
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
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
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轉外強內溫忠
也和以率負信也二轉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
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三轉中不忠不
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四轉

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
五轉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
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
六轉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結上余
以為狐突言簡而切穆姜惠伯言緩而切然文
章宛轉之法於是乎可見

左傳署君子曰史記署太史公曰漢書署贊曰後
漢書署論曰共是論辯也

劉因詩瑞日祥雲程伯子冰壺秋月李延平此句
恰好相似與夫黃太史贊周濂溪洒洒落落光

風霽月之句殆庶幾乎

道德之文章周子大極圖說明道定性書張子西
銘程子易傳序春秋傳序朱子大學序中庸序
七篇是耳

禮記左傳記事之異書于此以示學者按檀弓下
知悼子來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
階而非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
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
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

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
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
調也君之親親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
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
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
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
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
謂之杜舉又昭公九年傳晉荀盈如齊逆女還
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
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

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
宴樂樂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
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
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
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
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
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
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
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
躒佐下軍以說焉工即師曠也外嬖即李調也
屠蒯即杜蕢也荀盈即知悼

子躒之父也晉侯即平公也左氏所書二百十三字禮記所
記二百二十字欲記事者是之看乎晉侯驪姬
申生之一事見于後

或問於易程傳與朱子本義矛盾所在有之何也
曰邵堯夫傳犧易朱元晦傳邵易故有忤程子
之處然亦不多也胡雲峯尤宗本義而程傳天
下不可無之者非諸儒之所跂及矣若又不異
乎程傳則本義何述之是亦所以本義之財成
輔相程傳之義也

文十四年春秋經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左傳

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
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且
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卻
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捷菑于邾費力沛然
若有餘而納之邾費人辭曰捷菑晉出也獲且
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捷菑也四獲且也六子以
大國歷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
雖然獲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
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縣

地千里過宋鄭滕薛魯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
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獲
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曰弗克納其
義也洪邁謂三傳唯左氏語簡而切余又見胡
氏傳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
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趙盾以諸
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獲
且長宣子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
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
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

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
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
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
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
矣然則何以稱人大夫而置諸侯非也聞義能
徙故爲之諱內以諱爲敗外以諱爲善余以爲
胡氏合左氏公羊爲一而後辯之以易同人可
謂善解經矣欲爲文記事者觀四傳之書法而
可以悟也又曰胡雲峯云春秋書晉人納捷菑
于邾弗克納有得於周公爻辭弗克攻之旨矣

穀梁傳弗克納其義也有得於夫子象傳義弗
克之旨矣是即本乎胡傳也

韓愈雜說以馬喻人才蘇軾雜說以稼喻人才謂
之馬說稼說亦何妨

東坡稼說其首句曰蓋觀富人之稼乎解者曰蓋
疑詞也東坡不知稼故以蓋字冠于篇首故一
篇之字眼爲蓋一字矣余家有東坡文集一百
二十卷曰曷觀富人之稼乎按字書曷蓋同何
不也如此而后恰好下之乎字然則俗人漫加
于盍而解者襲誤乎又東坡老依馬正卿耕

東坡下何曰不知稼哉

或問朱文公注四書詩易何不及于書禮春秋乎
又何遑于注楚詞考異韓文乎曰朱子四書之
外周易有本義啓蒙詩有集傳不傳於春秋以
有胡氏也而有綱目通鑒取其法焉書只注二
典謨而又命蔡沉禮記雖不注而有小學取其
曲禮內則焉又詩者情性之本離騷者詞賦之
宗故三百篇已後獨有屈子在也爲人雖過于
中而忠義凜然又六經秦漢已來文章只有韓
退之出焉雖未傳我道而有排異端之意可謂

唐代之儒者乎然則朱子於二子注其詞考其
文亦宜哉

七月七夕天孫河鼓相會之事振古迄今比比云
爾可謂不經也余依詩大東作詩曰二星相遇
漢之邊世俗遙望七夕天牛女元非閨裡物請
君解惑大東篇矣卯秋七月初七寄歌人頌遊
云

乾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堯舜之事歟革九五
大人虎變未占有孚湯武之事歟龍虎者共是
大人之象而揖讓之德龍也故堯舜當之征伐

之威虎也故湯武當之龍虎之異乃堯舜湯武之異也大人之同乃堯舜湯武之同也蘇氏所謂湯武非聖人也誤矣

林子曰賴朝義時者我朝之桓文乎功爲大罪亦爲大故讀春秋者不可不知二伯之功與罪也所以者何無他王伯之辯也樵夫談王道而矧於吾乎又於仲尼之門乎故曰賴朝義時我朝之二伯也嗚乎如後鳥羽院何

易僧壽仙者謂余曰艮卦有功夫悟入處是以周先生曰一部華嚴經一部法華經不如消了艮

卦只是無欲也艮其背人之耳目鼻口莫不有欲也背獨無欲也艮止也止於無欲而已故華嚴法華無欲者也余曰無欲可也然無欲層上之一層理在焉壽仙佛者也何知理也

滕房去之正成死焉林子曰建武有二忠焉

戊戌之年余讀范曄後漢書點識之以朱墨癸卯

之年讀班固前漢書紀表志傳都一百卷

下者始夏五月十七日而終秋七月十四日於

是乎漸覺班范文章之有上下焉誠欲爲文記

事者不可不見二史也

漢藝文志載農流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
怠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顏師古曰劉向
別錄曰疑李悝及商君所說又醫家黃帝內經
十八卷外經三十七卷余謂乃素問靈樞之屬
也程子以爲素問起於戰國全無上古之氣象
蓋出乎秦越人之手歟許行之本於炎帝陰陽
之祖于軒轅亦醫者之於本草素問也類矣又
陰陽家黃帝太素二十篇六國時韓諸公子所
作是亦其類而已要之悉皆後人之附會依託
而似皆非也

俗所謂二十有四孝者嘉語恠異寔非有道之者
所述也昔程夫子謂十哲者世俗之論也余於
二十四孝亦云

周濂溪於理上看邵康節於數上看程子易專說
理朱子易專說數伊川似周子考亭似邵子其
所得授者如此云伊川謂堯夫曰知易理爲知
天知易數爲知天堯夫云還須知易理爲知天
有始而無終者有之歟也周穆王之君牙罔命始
也車轍馬迹無終也秦穆公之悔過誓衆始焉
三良爲殉無終焉康公之渭陽始矣令狐無終

矣故詩曰嗟乎不承權輿嗟無終也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又云靡不有始鮮克有終皆悼之也故曰有始有終者其唯君子乎其唯聖人乎林子曰胡氏之傳春秋也殆得經之旨乎專以論孟爲之本也得其旨也宜哉

胡氏春秋傳獲麟卒句曰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是則本乎孟子盡心下章卒也漢

書藝文志春秋五傳鄒氏夾氏有_テ名而無_レ書爾來釋解者不知其_レ幾_レ多人然以_レ胡氏之言而推_レ之三傳尚未_レ盡_レ矣而矧_レ於_レ其外乎

周茂叔之吟風弄月程明道之傍花隨柳林子曰二公之胸中看如何

周易稱乾元春秋書元年元者何天也道也善之長也故曰人心也桓譚以爲_レ宓_レ義謂_レ之易仲尼謂_レ之元其實一也或曰元道心也非人心也曰人心之善乃道心也故不言惡而言善此本_レ于其本心而言也

黃山谷於周茂叔有洒洒落落光風霽月之評於
程伯淳有西風壯夫淚多爲程子滴之句蘇東
坡於濂溪同之愚溪又有伏見程某之姦之奏
議與山谷不同

左傳僖四年冬初晉獻公以驪姬爲夫人姬譖太
子太子奔新城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
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
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
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
于新城明年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

告禮記檀弓上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
重耳謂之曰子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
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志也曰然則盍行乎
世子曰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
哉吾何行如之曰申生有罪以至於死陳氏以
爲國語不及左傳左傳不及檀弓視之可見也
余以爲左氏繁而詳檀弓簡而切欲爲文記事
者其致思焉謂左氏不及檀弓恐未足爲公論
也

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客微子也殷尚白故云

白馬所以微子之爲客于周也周書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殷曰祀故不云年所以箕子之不臣于周也於乎湯之遺風猶在哉故示不忘本也

柳宗元曰矣決詞也雖然周頌天作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論語學而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此二者共屬下之字故知不可一槩論也

周書武成曰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禮記樂記曰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衆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史記留侯

世家休馬於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放牛於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漢書張良傳亦曰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爲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余以爲禮史漢共潤也武成而已然未如武成之古樸也

大雅假樂云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左傳昭二十五年童謡云鸛之鶴之公出辱之又禮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疊用三之字毛詩序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疊用四之字檀弓又曰杜橋之母之喪論語夫子之求之人之求之皆是

用之字之奇法也

或問朱公揆見明道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揚
見伊川門外之雪深一尺此意如何林子對曰
吾嘗下一轉語云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
之日也

司馬溫公之修資治通鑒也以魏徵比管仲程正
叔否之及朱文公修綱目通鑒則以程子爲据
徵之於仲相似而非也故孔子惡鄉原以亂德
也

以上慶長年中之筆也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五終

天保二辛卯年冬十一月六日夜寫之

中村萬喜直道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

隨筆二百七條

林子曰早年著眼觀文字終日丹鉛事點勘者於我固當哉

周官曰弗學牆面論語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君陳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皆是本乎書語也

源賴政之勸高倉王子也與漢翟義之立劉信何以異惜乎其出師而不勝也或曰有私怨乎何

惜也

左氏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執之
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襄三十一年孟子國君
好仁天下無敵今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
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左氏起之孟子結之

介之推公罔之裘庾公之斯尹公之他之字助辭也

孟子謂衛人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
他學射於鄭人子濯孺子左氏謂尹公他學射

庾公差庾公差學射公孫丁是以子濯公孫皆
免也孟子左氏有異

道鏡侍孝謙女主而有天潢之醜聲聞于天下流
于後世林子曰何異於嫪毐嫪毐于秦太后哉惠
美押勝者吾朝之呂不韋乎道鏡者吾朝之嫪
毐乎

林子曰武烈者本朝之桀紂乎其暴惡亦孔之醜
書堯典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春秋書十有一
年冬十有一月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左傳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四百有四十五甲子漢

志引之作四百四十有五甲子千寶曰十盈則
更始以奇從盈數故曰有字書曰有又也

商書仲虺之誥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左
傳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
國之利也文以異耳誥又曰殪有禮覆昏暴中
庸曰裁者培之頽者覆之亦是意相同耳

詣伊勢皇太神宮之時也有外清淨焉有內清淨
焉不食肉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女身不觸凡穢
惡謂之外清淨也所謂齋也心敬而忘名利謂
之內清淨也所謂心齋也如今之世人外淨尚

不爲而況於內淨乎是以未有協于神明者也
心爲宅神爲主敬亦爲一心之主宰故有敬則
神來格若無敬則亡本心故爲空宅神何爲來
止乎唯敬乎敬所以合于神明也我聞之一禰
宜云

我朝神國也神道乃王道也一自佛法興行後王
道神道都擺却去

或問神道與儒道如何別之曰自我觀之理一而
已矣其爲異耳夫守屋大連沒而神道不行空
海法師出而神法忽亡異端之爲害也大矣曰

日本紀神代書與周子太極圖說相表裏否曰
我未知嗚呼王道一變至於神道神道一變至
於道道吾所謂儒道也非所謂外道也外道也
者佛道也佛者充塞乎仁義之路悲哉天下之
久無夫道也

春秋傳曰清廟第屋大路越席太羹不致粢食不
馨昭其儉也於皇太神宮有之

洛陽人或好學讀書有子歲幼父命讀書父每出
行緹繩圓座于梁柱令兒坐其上而讀書禁其
怠慢也繼母愛之抱下之慰兒之意兒大喜故

恨慈父之教悅繼母之愛比父歸必又坐繩座
繩座者如鞦韆之類者乎後兒長才富學博仕
官至尚書於是其人悅父以學習之誠恨母以
姑息之事反幼之時也其人不知姓氏出處時
世惜乎

史記秦紀始皇二十六年博士議曰天子自稱曰
朕制曰可案古者上下貴賤共稱朕爾雅朕我
也書曰帝曰朕宅帝位禹曰朕德罔克又皋陶
曰朕言惠又屈原曰朕皇考自秦始皇定爲至
尊之稱漢因不改其後亦從之迄于今猶然漢

王莽遂以爲孟侯朕弟小子封及朕復子明辟
之語乃此周公居攝稱王之謂也是以竟致篡
亂之事嗚乎一字之害何其大如此哉本朝既
戶皇子說法明眼論云南天祖師示朕曰速欲
出生死宜學根本一乘一乘正義者佛心也此
時朕不爲天子之自稱則已若爲天子之自稱
則既戶不免王莽之罪也必矣想當時朕其爲
一人之稱若云不然則以朕字爲一人之稱者
何代何時乎然則既戶之攝何異乎新都之攝
政

寬和天子世所謂華山院者也見大集經浮屠言
曰妻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帝於是
乎十九年矣遂薙髮爲桑門時寬和二年六月
也林子曰華山者本朝之梁武乎何爲惑於浮
屠如此其甚哉願舉天下之佛書而聚之焚而
棄之如此之太害未之有也嗚呼天子淫于佛
悲夫貽千歲之後之余之一笑也

東漢鄭玄箋毛詩箋薦也薦成毛公之義也及玄
註禮記其篇內所引詩多下註釋與夫箋不同
者有之又禮記中所援尚書鄭註之與孔安國

不同者有之

易古有王弼今有程傳朱義書舊則孔安國新則蔡沉傳之詩舊則毛詁鄭箋新則朱子集傳春秋古則三傳今則胡氏傳之左氏有杜氏有林氏禮記有鄭氏註又陳澧集說焉自來古本已廢永樂中翰林胡廣等奉勅作四書五經大全皆非古是今於是乎舊本掃地又有性理大全者與四五同行于世是皆以程朱傳千歲不傳之道故也與向之所謂訓詁詞章之俗儒天地縣隔本朝古來四道儒家以舊本爲之故綿綿

不絕是以或謂余曰學者先宜以舊註學之而後又見新說然則不躐等也如何余答曰可也以余言之舊註者筌蹄也新註者魚兔乎然亦以此必爲魚兔不可也小也不得我道之大魚大兔也

禹會群后徂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禹班師振旅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文王以鈎援臨衝以伐崇墉崇墉言言仡仡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天下歸仁孟子謂行仁義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於禹文王我見之矣

志伊尹之所志樂顏子之所樂者周茂叔也故其
太極圖說及通書得千歲不傳之妙嗚呼善哉
史記載陳平見漢王漢王與語而悅之乃拜平爲
都尉又以爲亞將絳侯灌嬰咸讒平漢王疑之
而問魏無知又面質陳平而後其疑解遂爲護
軍中尉常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之患呂
后時誅諸呂功爲大卒之爲漢丞相曲逆侯向
者使高祖信讒則何爲如此乎高祖之不信讒
人也善哉賈誼見文帝帝悅之遷爲大中大夫

誼因上議帝以爲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乃
短之帝亦後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誼爲長沙王
大傳向者使文帝不信短則何爲如此乎今見
其治安策豈與陳平儔而已哉文帝之信短也
悲夫周勃之推少文灌嬰之取繒輕猾於是乎
可見高帝之用人也深文帝之用人也淺於是
乎亦可見然則爲國家者不可不能察讒言
晏平仲之不肯與崔慶之盟焉路中大夫之不爲
私吳楚之反也可謂齊國之二忠矣晏子之幸
焉路氏之不幸也命矣

許悼公飲其世子止之藥而薨春秋謂之弑君也
常山王舜病醫進藥其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
待其病余以為勃亦止之流亞乎非嘗不孝而
有弑君父之名然則為人子者不可不知焉

伊川乘舟云云樵夫曰公是達後如此是舍後如
此唐順之曰惟達故舍達是智舍是勇云云

郭象曰莊子不經為百家之冠韓愈進學解云下
逮莊騷離騷也柳宗元與韋中立書參之莊老子
也以肆其端林希逸曰東坡一生文字只從此
悟入大藏經五百四十函皆自此中紬繹出姑

採其奇者二以記于此 養生主篇曰庖丁為
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
之所踣砉然響然奏刀騞然云云林希逸口義
砉響騞皆是用刀之聲却以奏刀兩字安在中
間文法也如七月詩八月在野九月在宇十月
蟋蟀入我床下亦是以蟋蟀字在中間余案毛
詩國風豳七月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
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
十月入我床下皆謂蟋蟀也張文潛論此詩曰
非深於文章者能為之耶如七月在野至入我

床下於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言十月方言蟋
蟀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云云更雖有容齋之
論吾不取之梧巢惠鳳曰凡作文者依此死丘
張先生之語玩味自得自然游轡於文章之場
有可觀之餘態矣 人間世篇曰顏回曰衛君
輕用其國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
其無如矣口義曰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
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本是若澤蕉卻倒
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
也雲夢昔皆為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

久而曰雲土夢作入玄亦織也縞一本亦織不
曰玄縞織而曰玄織縞此文法也案尚書禹貢
曰荊及衡陽惟荊州雲土夢作入又曰海岱及
淮惟徐州厥篚玄織縞注云玄黑縞白縞織
細也織在中明二物皆當細也天台陳騏曰用
織字不在玄上土字不在夢下亦一倒法也司
馬遷作夏本紀改曰雲夢土作入烏足與知此
其餘文字奇妙者甚多而且只取似乎詩書之
文字二端以紀于此如此

春秋閔公元年左氏傳曰晉侯為太子申生城曲

沃士篇曰太子不得立矣不如逃之無使罪至
爲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杜氏
注曰言雖去猶有令名勝於留而及禍余以爲
今人作文者又他人作文者必曰與其及也不
如逃之如此則亦可通而左氏特顛倒其文也
是豈秦漢以來作文者之所及乎我見古今之
文人除詩書易春秋之外不有近於丘明矣

後漢書班彪史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採
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國時事上
自黃帝下訖獲麟作史記凡百三十篇余見史

記世家專不異于左氏就中鄭世家爲甚同左
氏博瞻史記簡省誠難曰優劣乎其間焉然微
左氏則史遷豈敢之乎哉遷學于左氏者而變
其文者而已余嘗評之曰丘明虎變其文炳也
子長豹變其文蔚也至觀左氏傳與史記世家
乃可窺二人之一斑矣

昔仲尼之作春秋也編年月而立言焉蓋編年者
繫于時也中才尚病于紛紊矣且夫如子夏不
能贊一辭而矧其外乎至司馬談遷之作史記
也變聖制而立傳矣則後之修史者皆則于遷

也蓋立傳者聚于類也下愚不惑于句讀焉是所以經傳史傳之有異有變者夫惟竊按史記之列傳老子韓子同傳又按後漢書之列傳嚴光周黨同傳是所以譏議之由起也故蔡正甫曰伯陽名迹世人知太史成書不免譏不是道家齊物我豈容同傳著韓非非司馬也羅大經曰講磨潛佐漢中興豈早空標處士名堪笑史臣無卓識却將周黨與同稱非范曄也宜擇其類不可妄聚也易傳云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於二傳之間其凶生矣乎哉修史者三

復此言

文用爲字多奇論語子路篇云雖多亦奚以爲哉莊子逍遙遊云奚用之九萬里而南爲張方平詩曰才如韓彭猶蘊醞安用思他猛士爲三則一也又論語爲政曰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奇絕于三也

道德之見于外者謂之文章大學者曾子之文章也中庸者子思之文章也七篇者孟子之文章也論語者聖門高弟之文章也合六經爲之古文

論語公治長篇曰雍也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又泰伯篇曰禹吾無間然矣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禹吾無間然矣是首尾之語法乎亦在下

衛靈公篇曰辭達而已矣朱子曰辭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達之一字命辭之法也東坡與人論文每以此言爲主

凡作爲文章多用而字無而字則不爲文理大底而字承上起下之詞也論語學而述而之類是也雖然用之於決辭者亦有之矣夫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又楚狂歌曰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此悉助語也詩云俟我於著乎而左傳不其餒而是亦同矣

乎說文語之餘也柳子厚與杜溫夫書曰疑詞也又論語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朱子曰參乎者呼曾子之名而告之杜甫詩潮乎潮乎蘇洵說軾乎之類祖述于參乎之法者也朱子又曰乎者疑而不定之辭

文用語助字莫如論語孟子論語孟子讀而後作爲文章者用助字則不爲不好其次莫如左氏

傳左氏瞻而博論語古而樸孟子麗而達豈只助字而已矣乎哉其文詞亦如之

文章之有活法者莊子也譬之佛法则諸子之書如大乘諸經莊子却如禪祖之語錄所以有活法者以語恠故也作文者不可廢莊子書

韓退之曰孟子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司馬君實曰三子皆大賢祖六藝而師孔子孟子好詩書荀子好禮揚子好易古今之人共所宗仰孟子之文直而顯荀子之文富而麗揚子之文簡而奧予謂三者何執執孟子執荀子執

揚乎吾執孟矣

歐陽永叔曰簡而有法惟春秋可當之通知古今惟孔孟可當者此詞寔定論也六經之中皆文而有法者莫若春秋紹聖中王安石廢此經可謂萬世之罪人也

賦者古詩之流也宋玉景差唐勒枚乘相如賈誼揚雄班固張衡左思之徒最其善之者也雖然揚子曰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予謂作賦者宜以陳威儀正法則不則不免為之淫也

詩序六義一曰賦賦之正者莫若離騷離騷者悲而不傷怨而不邪一句之中未嘗忘忠也一章之中未嘗忘君也

祭文之法有四焉一曰德二曰死三曰哀四曰奠此邦之禪僧周信義堂中津絕海二人集載祭文四美具也吾聞諸吾師

韓退之師說爲李蟠作也柳子厚以爲得狂名也蓋學者不歸于子厚而歸于退之故有得狂名之語予於文章韓柳共無間然矣而此師說者文字之關鑠非常人之所及也吾曾謂曰温故

而知新師說有焉

古今言封建者夥也柳宗元之論出而後諸說盡廢曰封建非聖人之意也勢也後人附此語而有贅焉然退之所不作者也

陳后山曰歐陽永叔不能賦此語恐不可以爲定論也若秋聲憎蒼蠅則文章之鼓吹也宜哉東坡之學于若人矣

東坡居士文章如太山北斗學者之所仰也自幼隨父洵習文法其後問于歐公羅鶴林曰歐似韓蘇似柳此四人者皆文章之仙也予嘗評曰

韓柳草創之歐陽討論之東坡居士潤色之
六經已後諸子之書出焉老莊荀揚文中五子者
最所謂傑然者也而不若六經之渾然者也朱
子曰非謂老子爲異端今之入于老者異端也
予讀老子道經德經而後知朱子之言不食也
非不好之恐其流也寂矣看讀之者不可不謹
也其於文章則簡而隱吾有取焉其絕聖棄智
絕仁棄義則吾莫取焉

或曰莊子三十三篇者老子八十一章之傳也老
莊之文章皆以無爲自然爲本予謂老作木根

莊爲之枝幹華葉微老則莫作莊之根本本微莊
則莫作老之枝葉老莊合爲一大木無老莊則
亦何有爲道德之良林乎吾有所取材

性善稱堯舜者孟子也性惡言桀紂者荀子也人
性善惡混者揚子也譬諸龐蘊曰難龐婆曰易
靈照女曰不難不易吾何執噫吾執孟子矣

文中子者宋學士謂拔萃于諸子之類者也又曰
有助於吾儒學者不可棄之此言信哉吾聞之
師曰讀四書五經而有餘力則可見諸子是學
其博洽也無間暇于六經則何敢之乎吾何日

其有暇乎死後已而已矣何敢之乎

論語雍也篇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
乎免於今之世矣謝氏而字爲不字程伊川說
謂無鮀之功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今必見憎
疾也金氏曰而有而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
者以而字中遞之此則古註之所未言也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予謂於文
法亦然故云文可文非常文法可法非常法
凡作爲文章無常師唯以古文爲師夫道德者我
實也文章者我華也華也者史也實也者野也

華實彬彬然後我文我道無蔡塞謂之君子之
文章矣堯之煥乎也衛武公之有斐也是已夫
子之文章文不在茲乎亦是已

朱紫陽補大學第五章之闕畧其文繁故或問其
所補何不效其文體曰亦嘗效而爲之竟不能
成朱子儒宗尚不能成云況於其餘者乎然則
古文之體法不可見乎

吾曾謂四書六經爲古文是皆道德之器也所以
載道而之後世也秦漢以來至于趙宋文人間
出谷自有古文之僭其善者非不曰之古而非

吾所謂古也吾所謂古者文與道之謂也今則
亡矣夫其真亡哉以不知也古今天下之文人
七家唐之韓氏柳氏宋之歐陽氏二蘇氏王氏
曾氏是皆名家七者譬之戰國七雄互以威武
相脅更無王周之意唯爲王我之謀故其文如
戰國策若夫有王周之意則其文亦與六經相
合者乎六經王也七家霸也孔子曰管仲之器
小哉當曰七家之器小哉古云文章者天下之
公器也故云爾

唐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前代而以文名於世

者昌黎韓文公河東柳刺史皆本於古不爲者
也文公甚排釋氏其功亦大矣原道佛骨表可
謂儒也然柳子之詩文言佛者多矣此時佛火
燎原文公將撲滅之未果柳却爲之樂新悲夫
悲夫至今猶有其燼也儒之勝于釋甚於水之
勝于火我道碌碌彼道落落少與多也今夫以
一盃之水救一車薪之火宜乎其不燔也是所
以韓柳之有變也韓退之放膽柳子厚小心韓
非不能小焉柳非不能放焉有雄雌也
吾師曰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爲文章者皆

自是悟入

揚子法言者吾好之世人或以有其劇秦美新而與王莽非之故朱子書曰莽大夫鳴乎子雲漢之大儒也尚不免其誚矣後來君子慎之哉杜甫詩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是信云乎哉蓋有激而云爾學者不可不知焉

欲作文者先務本本立而道生學問者其爲文之本歟學毋爲小爲大大學者明明德也德者本也文者末也德充于中而文見于外中者厚而外者薄也故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

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道之得于心者謂之德德之出于言者謂之文是故德者必有文文者或未有德矣文德錯雜而後君子之道生焉君子哉

左氏似孟子公羊似荀子穀梁似揚子

左丘明傳春秋而後有國語與傳不同也莊子內篇已後有外雜與內不同是則文字變化之法也學者思之

大學孝經共曾子之傳也其文詞大同小異初學之入于德之門也讀者宜熟之一部大學一部

孝經安在胸中而後明其德行其孝則其文章亦何異

陳后山曰杜陵以詩爲文昌黎以文爲詩各千載一人者乎樊川所謂倩麻姑祀痒處信哉

予問師曰韓柳之詩文如何曰李漢所集始詩而終文劉禹錫所纂前文而後詩良有以哉

真西山曰學而篇云行有餘力則學文是以力行爲先又述而篇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乎知忠信者脩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爲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

抵致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爲學之功至矣予是以悟大學所謂致知在格物亦學問之謂也行也難文也易自文至行也易然則學文爲先矣

老子德經云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學亦然文亦然學自小至大文自今至古而惡其惡自善至惡也易自惡至善也難矣

有道者必有德有德者必有文有文者不必有道

德四書五經謂之道德之文章學者習之哉
曾子曰傳不習乎文亦然

文章有不傳之妙輪扁斲輪如此用

君子而不文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文者也

李漢曰文者貫道之器也謂韓文公矣文拯八代
之弊法爲百世之師如其文如其文文公之於
文優哉

首尾之語法論語多有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又曰女安則爲之夫君
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爲也今女安則爲之與上之焉用佞無間然之

語勢同也

論語微子篇曰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
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
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適入二字奇哉記事
者其不可不思之

黃山谷詩寒爐餘幾火灰裡撥陰何陰鏗何遜也
詩文亦然予亦曰淒涼六籍寒灰裡撥出文章
萬丈光以六經作爲文章則善乎

杜甫曰何時一樽酒重共細論文李白曰杜甫太

瘦生從來爲詩苦苦字禦杜細字禦李也黃山谷詩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少游似李無已似杜也洪容齋曰杜老詩多曰文章皆言詩而已

朝鮮之人或問文之本對曰大哉問文與其華也寧實詞與其富也寧達與其工也寧樸與其新也寧古

文云文云韓柳歐蘇云乎哉詩云詩云李杜黃陳云乎哉易云觀天文詩云思無邪至矣盡矣文能弘道非道弘文文外無道道外無文故曰貫

道之器也

論語衛靈公篇曰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禮未善也饒雙峯曰此章六箇之字要分別及之守之得之失之此四之字指理而言涖之動之此二之字指民而言予謂世人作爲文章多用之字如此章則做得哉摠十一之字讀之不覺繁冗所以聖人之言渾然者也

馮厚齋註論語曰聖門紀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

文章可觀唯季氏顓臾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
游反覆所宜深味也或曰此篇齊論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
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
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之之二字奇
甚矣向所謂矣其爲爲政文勢不異又朱子註
爲東周言興周道於東方謂東魯魯在周之東
故云爾諸家皆言不爲東周朱子却言興周道
於東方何也曰是古註如此說其字乎字只是
閑字與二十年之後吳其爲沼乎辭語一般

子曰學詩乎學禮乎伯魚退而學詩學禮董氏曰
論語言學文學詩學禮學道所學何先文者載
道之器也學文學詩學禮學道在其中文者詩
書六藝也灑掃應對即精義入神故學文則道
在其中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學詩則事理通
達而心氣和平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固
此聖人所以啓伯魚之學也夫天下之事莫不
有理莫不載於詩書六藝之中然理一也而學
之之序則不可紊也故聖人於弟子之職則教
之行有餘力而學文於伯魚之過庭則教之以

學詩禮此聖人之言各有攸當也薰氏之言善矣哉

有道有文不道不文文與道理同而事異道也者文之本也文也者道之末也末者小而本也者大也故能固

或問曰先生之言爲文章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對曰噫汝輩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後焉耳乎哉是卜子夏草木之譬吾無間然有本有末者其惟君子乎

東坡家學淵源汪汪文章造意之奇措辭之妙繁

然自成一家之言接其論議觀其著述如閱武庫如遊寶坊無非驚人之奇希世之珍宜乎其名於天下也

柳子厚語恠則有謫龍說焉誨溪則有河間傳焉後之人亦未聞有以妄且淫病子厚者豈前輩之所見有不逮今耶亦忠厚之志焉爾矣

韓退之作毛穎傳柳子厚讀而奇之謂有捕龍搏虎之力也退之步驟於太史公而做出後之唐子西陸誥傳蘇子瞻黃井傳張文潛竹夫人傳類亦步驟於毛穎而做出又司空圖容成侯傳

自有一家之機軸其外以之滑稽者多矣岳胡
子曰昔韓愈嘗作毛穎傳張籍譏其駁雜無實
予謂籍傳韓子文章之衣鉢者也然却譏之何
也疾後人之擬作也

白樂天琵琶行其抑揚頓挫流離沉鬱之態雖十
載之下宛然琵琶哀怨之聲也性理大全曰白
公琵琶行云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
盤是和而涵至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
掩泣這是淡而傷涵傷二字本乎關雎之義也
蘇明允軼轍父子知名時号三蘇而以老蘇別其

父歐陽公得老蘇著書尤二篇以為荀卿子文
也朱晦庵曰論語孟子只熟讀玩味道理自不
難見且如老蘇輩只讀二書便翻譯得許多文
章出來

柳宗元曰矣決詞也太底如此用之獨如子曰巧
言令色鮮矣仁者幾希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
事實所以者何聖賢之異也又曰孟子學列至
處至字當作聖字聖之才也於二十篇與七
篇可見之

或問東坡之文章雖好其弊在于言佛者此故朱子謂曰早掇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是言可爲定論乎曰朱子疾夫反于六經良有以也然善作文者如良醫之用藥雖烏喙耳遂猶有所取況於夫佛者老者乎唯取于其博瞻而已何曾背於六經之旨也哉雖然朱子之言吾無間然矣

容齋洪邁南宋孝宗時爲內翰作夷堅志著隨筆五集予嘗觀其議論賦詩則學白樂天爲文則習蘇東坡信南渡已來之名士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是則自文章而後至于性與天道者也不聞文章而聞性道者未之有也後來之學者一言性道而不言文章譬如舍筌蹄而欲得魚兔也遂不可得終日唯勞動而已故經傳者道之筌蹄也學問者文章之筌蹄也唐堯之文章也禮樂法度焉孔子之文章也威儀文詞焉君臣之異而其實同矣

真西山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章文者繁然有文章者蔚然有章西山嘗

編集文章正宗予見之左氏爲之冠首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耻下問是以謂之文也謚也凡人性敏者不好學位高者耻下問孔圉不然所以得此謚也謚法爲文者六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文如織布絹經是直緯是橫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便是經緯天地之文故黃魯直詩風光錯綜天經緯草木文章帝杼機胡氏曰日月星

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華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繫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圉之文所謂勤學好問而已非所謂經天緯地之文也或勸吾師著書曰能以文章爲書乎何有不能以文章爲書如文何未如之何則如其法何日本王室中微貴介搢紳之以文章鳴于世者近代則亡矣至足利氏之領天下兵馬之權洛陽

五山諸師之以文字禪名于時者間出也多矣
於是乎天下之文章皆流於禪更無言儒者悲
夫南禪寺信義堂相國寺津絕海草創之禪謀
乎義堂有空華集少林岩惟肖建仁孤江西討
論之世叔乎惟肖集曰巖東沼澤天隱三橫川
脩飾之子羽乎村庵雪嶺月舟常庵潤色之子
產乎於是乎禪林之文章集大成者也禪者之
文章內莫難於疏所謂四六八六錦上添華者
是也善疏者莫過於此諸作設使訢蒲室再生
不能絕也

東山僧浚祖溪法乎韓文宗常庵則于柳文豈它
山之堪儔也哉故諺有之曰碌碌東山之玉落
落它山之石我師謂二老文章故若人東山無
文章者斯焉取斯誠哉此言也

桂月舟曰長篇古風吾邦賦者鮮矣徃徃所吟翫
唯七言絕句而已予謂文亦然也故詩則以唐
三體詩絕句文則以古文真寶後集共爲之楷
法可謂精也或曰精歟隘也非博也

司馬遷班固信良史之才也故後人之文字多自
史漢中也來矣春秋魯史記之名也譬如玉焉

溫溫渾渾班馬却如水與水晶非不映焉比玉則無許多光耀矣

東坡文其立意精深如水之波流浪湧浩瀚汪洋而不可測東軒文其造語奇特如山之層巒疊峯秀麗峭拔愈高愈美是所以二蘇之有變也而誠爲文場之典刑後學之矜式可不習乎東坡文如大海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東坡之門者難爲文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觀文有術必觀其理理者不成章不達達者天下幾希黃也晁也秦也張也陳也共遊其門而學海不至于海

也海也者深也觀其理者后山有焉

貝多羅葉其長三尺或四尺其廣四寸如芭蕉其兩端齊整一切最堪書字出于沙暹羅國其國在日本之西南去肥州平戶海路三千二百里所謂釋迦佛降誕之國也至今土俗最信之有河蛟龍在焉動害人其水常濁因潮來往船亦漕盪所謂恒河者乎有鳥其色黑形似鴈大五尺許河邊常成群其大鳥王丹頂而有冠此鳥初食人而後餘鳥隨之如有君臣禮也國人死時或投河而與蛟龍或捨野而界彼鳥皆以從

其遺言此亦所謂靈鷲者乎有堂金佛在焉大
像也有塔亦金佛像安之世傳釋迦之所作也
其外佛殿堂塔往往有焉所謂天竺國者乎又
其國有紙或白或黑墨亦有黑白故白紙則用
黑墨黑紙反是又曰河中有白龍號之龍王土
俗男女可法刑之有疑則使之決之有罪者龍
王即食殺之其外竒迹甚多不可勝記云云

應神皇帝六年始傳漢字十有四年百濟國貢女
工十有五年秋八月百濟國貢五經及博士其
後秦弓月率一百二十縣民而來朝又漢阿知

使王率十七縣民而來朝其民衆織綾因賜姓
阿耶云云又云秦民蠶織因賜姓宇豆麻佐言
其績紡隨手而益如波來爲渦也而其所獻絹
綿軟於肌膚故訓秦爲波陀也乃以其絹而纏
祭神劔首今其俗猶然云云事在古記拾遺書
壬寅之秋予在於長崎有一賈胡養虎子予行見
之胡出而見示之曰得之西夷國母虎去而其
穴有二子其得之時大如拳于今殆乎四月也
其大如猫矣予見之其色雖未炳斑其氣已有
食牛之量誠有怖者也時時嚙其牙而齧其養

人之手指見血之忽出也豈是猫犬之流乎哉
此一卷亦慶長年中作

羅山林先生文集卷第六十六終

天保二辛卯冬十一月十四日夜於燈下
寫之

中村萬喜直道

